

◆ 寻踪探幽

风陵古渡的历史云烟

□ 傅晋宏

在大河拐弯处，风陵渡，是个氤氲着历史云烟的地方。此前，笔者曾专程前往风陵渡镇，寻访西王村附近的堡子村，察看金瓯堡古城门。

王西观黄

在西王村望河亭，遥望大河东流，对岸高速路上小车如豆，川流不息，华岳逶迤连绵，若骏马一般，俯瞰河滩平畴，视野开阔，心旷神怡。这里是山西的“南极”，以前来过多次，再来仍觉新鲜可看，物有所值。亭子上对联写得真好——“远望河山收眼底；近展田畴入画来”，很好地表达了眼前的此情此景。

与几位老人聊天，我们了解到“日毛贼过潼关”由来。老人们谈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只有拿着生产队所开证明才可过铁桥的往事，历数日寇在风陵渡的种种暴行，叙述日寇终未打过潼关的原因，绘声绘色讲述河水涨落的惊险场面，还有同蒲铁路的变迁和渡口站的兴衰，特别还提到，山西人精打细算会理财。

村里有个后土娘娘庙，但得知风后陵也在附近，我们更是惊喜和意外。后土娘娘庙整个古建筑古朴典雅，特别是山墙上的拉钉铁艺形象多姿、栩栩如生，既有实用价值，又有艺术价值。该庙所供奉的后土娘娘，就是女娲。

沿同蒲铁路东的便道，迂回到铁路西，我们进入赵村，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凤凰咀。一打听，风后陵就在附近田中。我们喜出望外，终于可以实现多年来拜谒风陵的夙愿了。在赵村东南的花椒地头，远远望见，果然矗立着一块标志碑。

邂逅风后陵

我们从旁边的核桃林一侧进入，行进大约200米，再右拐穿过玉米地，在一片花椒林中，标志碑出现在眼前。

风后陵的标志碑和冢，均坐南朝北。碑正面刻有“风后陵”3个大字，笔迹浑厚，苍劲有力。碑阴的文字密密麻麻，讲述了风后的丰功伟绩和2000年立碑的经过。碑南的大墓冢，下部由1米高的砖砌低墙围护，上部为绿草覆盖，堪称“青冢”，南北长约11米，东西宽约8米。冢高3米，呈椭圆形。

据土地的主人介绍，原来的冢比现在要大。自从设立纪念碑后，不断有各地游客远道而来，寻古拜谒，最多时来过两个大巴的客人。

据光绪版《永济县志·庙祠卷》对“风后庙”的介绍：“县南西王村。庙内有冢，明万历三十八年(1610)，知州张羽翔充拓庙基，重建祠宇，春秋致祭。”知州为蒲州知州。明代时，此地为蒲州直轄。进入清代，风陵渡则为蒲州府之永济县所辖，1958年划归芮城县。

金瓯古堡

意外找到风后墓冢，了却多年的心愿后，我们继续寻找这次寻古的“初心”，堡子村的古堡城头。

询问当地人金瓯堡门的位置，他们讲堡门早已拆毁。我们听后，不禁怅然。照此说法，2017版《芮城县志》上的“金瓯堡”照片，难道真成“曾经的模样”了吗？

据县志介绍，堡子村由“人和堡”和“金瓯堡”组成，后来中间地带也建起房

子，两村连起来。风陵渡老街的东口，铁路桥附近，有个“堡子”村牌楼，烫金对联“依条山临黄河人和金瓯；逢盛世共和谐跨越腾飞”中，特别提到了“人和”和“金瓯”。

两个月后，我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再出发，在村里88岁尚成苗老人的指引下，竟找到了金瓯堡门，它落寞在村子一隅，经历百年仍顽强挺立！其虽坐西朝东，但位于村南，相当于村子的南门，匾额上款雕刻“大清顺治八年创建”，即1651年大清刚刚入关那年所建；下款雕刻“民国十六年十月重修”，即1927年军阀混战时期重修；中间的“金瓯堡”三字，流畅楷书，字迹隽秀。

“金瓯”，黄金之瓯，盛酒器指金盆，为疆土完固之意，这里极言堡垒之坚固。这个堡门的存在，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风陵渡一带乃兵家必争之险要，和曾经遭遇局势不稳的现实。对岸潼关县的地名中，更是以“堡营屯寨”居多，也充满了浓浓的军事气息。

风陵溯源

风后陵是风陵渡这个美好地名的渊源，是风陵渡的“根”，也是中华文明长河源头的一朵浪花，寻访风陵意义非凡。

早在远古时代，黄帝与蚩尤为争夺河东盐池的控制权发生战争。相传，此次战斗异常激烈。蚩尤突然作大雾，使黄帝不知所向。危急关头，大臣风后挺身助战。风后很智慧，关键时刻造出指南车，帮助黄帝冲出迷雾，转败为胜。

需特别指出的是，风后是一位男性，当地人称其为“风后王”，不可望文生义理解为“王后”。众所周知，轩辕黄帝的真正“皇后”是嫫祖，教人养蚕缫丝进而织

绸御寒的嫫祖。

另外，传说蚩尤战败，身体被肢解，肢解之地就是今天的“解州”。风后谢世，葬于河曲之地，是为“风陵”。这个神奇的传说为家乡涂上了一抹悲壮底色。

关于风后故里，传说在解州东门外的社东村。1923年，一位旅人在游记中提到，解州“东门外有黄帝名臣风后氏故里碑”。近年来，社东村东的照壁上刷有“风后故里”4个大字，格外醒目，彰显了村民对这一资源的珍视和自豪心态。村中原有风神庙，为纪念风后而建，有上千年的历史。民国九年《解县志》记载，该庙重建于明嘉靖四十五年，明隆庆四年建正殿、大门，并树牌坊题曰“开辟首相风神庙”，规模宏伟壮观，清代数次重修。1947年大殿拆除，木料运往前线，有力支了解放运城战役，其余均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拆除。

好在风圣庙会的习俗延续至今。现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，村里都会在村中舞台大院(风圣庙原址)举行大型庙会，会期三天，为关公故里平添了一道英雄色彩。村中有一通“二月十五风圣庙会来历”的介绍碑。运城盐湖南有蚩尤村，黄河南岸的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塬。“黄帝采首山之铜，铸鼎于荆山之下”，首山就是首阳山，即今天中条山的西端。这些地名和传说，无不浸透了华夏古文明的原始基因，再次佐证了运城作为“古中国”的摇篮地位。

不过，风陵还有一种说法，叫女娲陵。人类始祖女娲，姓风。在此地，大河两岸，一边是华山之阴华阴，一边是首山之阳首阳，在河畔“阴阳交会”之地，女娲(俗称娲皇)抟土造人，还真有几分道理。娲皇驾崩后，葬于附近黄河南岸的河谷地带，墓为女娲陵，早已因黄河涨水被淹没。既然女娲称皇，按古代的墓葬礼制，皇帝的墓才有资格称作陵，而女娲姓风，是为“风陵”。现在对岸的潼关高崖上立起16.5米高的大型娲皇塑像，成为河曲地带的一处新地标。

这鸡鸣三省、三河交汇，两桥飞架、大河东拐的风陵渡，不仅自然风光独特，而且文化底蕴深厚。风陵渡三岔口北部的浮云山上，有女娲庙和女娲陵，是几年前复修的，也是文化堆积、视野开阔的好去处。

两个传说，河北河南，一男一女，到底哪个更真实，笔者认为这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它们都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增加了魅力，成为河东人民的一份骄傲和自信。一个有故事的地方，一定充满诱惑力，诱惑力就是潜在的生产力。

有扎根大地的底气和默默蓄力，风陵渡的未来，一定是欢歌。



传说中的风后陵

《一场十八年的生命接力》后续

为这场生命接力点赞

□ 陈琦

前不久，《运城晚报》刊登了一篇报道《一场十八年的生命接力》，讲述了重获新生的重度抑郁症患者裘生，18年来热心公益、坚持奉献回报社会的感人事迹，令人动容。连日来，我常常沉浸其中。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我，被裘生18年坚持不懈的接力人生所感染。18年啊，真不容易，这背后的酸甜苦辣，这背后

的坎坎坷坷，无不流露出一位老军人的执着和坚强。

18年前，裘生因家庭突发变故，患上了抑郁症，他见人低头，仰面无语，闷在家里，寻死觅活。但他并不甘心，开始求医问药，一位好心人给他提供免费治疗，让他慢慢找回自信，身上充满阳光，终于康复痊愈。

为了感恩、回报社会，他成立了“东方红旗合唱团”。不管是艳阳的夏日，还

是寒风瑟瑟的冬天，他都坚持拉着音响设备，把美好的旋律留在广场上，让老年人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一开始会有冷热嘲讽，也有流言蜚语，但他没有退缩，没有回避，他只看到老年人眉开眼笑，只看到歌声带来的震撼，就这样，他坚持了18年，并且如今仍在续写着这份大爱。

18年里，他用广场舞，结识了500多名歌友，更结合自身经历，义务帮助

抑郁倾向者对抗抑郁情绪，用歌声唤起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18年里，他与公益相伴，关爱他人，奉献社会，总结出许多抗抑郁的小常识，让久治不愈的人走出了困境，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幸福和欢乐！

裘生奉献的身影时常在我眼前晃动，他的坚毅和执着、平凡和伟大令人感动，值得颂扬，为他的这场生命接力点赞！